

以心会心——汪曾祺与舒非的文字因缘记略

□ 金实秋

文字因缘,这是舒非散文集《生命乐章》第一辑的标题,这本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香港新锐作家散文”丛书中的一种。《生命乐章》中有舒非写汪曾祺的两篇文章:《汪曾祺侧写》(以下简称侧写)、《我家的月亮特别大——在汪曾祺家里做客》(以下简称做客)。这两篇文章汪先生都看过,他在1993年1月9日给舒非的信中坦率地说:我对别人写我的文章不太重视。一个人被人“写”了,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写我的文章中,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你的《侧写》是最好的一篇。他还告诉舒非,《侧写》已被收入《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这本书中(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在当时有相当影响,汪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侧写》自然也是他选荐的,不过他没有明说而已。汪先生还直言:你上篇写我,是“侧写”,这篇是“掠影”(指《做客》),写法不同。比较起来,前一篇可能给人印象更深一些。

《侧写》给读者的印象确实较深。该文于1988年5月4日《文艺报》发表后,广大读者竞相传阅,倍加赞誉,文中的一些精彩章节被“汪迷”们所熟知、热捧和引用。汪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你好,汪曾祺》收录了此文。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初出版的《百年曾祺》,主编梁由之先生把《侧写》列于该书的第一篇。

舒非这两篇散文写得如此动人,源于她对汪曾祺先生作品与人品的了解和理解,也源于她感情、感觉之细致及文笔之精当。舒非虽与汪先生相见较晚,却一见如故。1987年8月底,汪曾祺应安格尔、聂华苓夫妇邀请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途经香港住在三联书店的招待所。时为三联书店编辑的舒非与汪先生第一次面对。汪曾祺在《美国家书》给夫人施松卿的第一封信中就说了舒非——“到港当日,即买了一块CIT lZEN石英表,二百七十五港元。是三联一女士陪我去买的。”这位女士,即舒非也。12月中旬,汪曾祺结束了在美国的行程,于17日中午乘机抵达香港并在港停留至21日,时隔一个多月,汪曾祺与舒非“第二次握手”。在舒非陪他的几天里,他们谈得很投缘,聊到了不少文化、文学上的人和事。在《侧写》中,舒非记下了不少汪先生的精辟言论和趣闻轶事,最引人感兴趣的是一次酒饭之余,汪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爱情故事,他说:《受戒》篇末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这是汪老本人对此梦的最早“解密”和“确认”。

在香港两次见面后,汪曾祺与舒非的文字因缘持续发展,在1992年底《做客》发表后一度呈密集状态。1993年10月,汪老的儿媳去香港,他托舒非帮助安排接待,他送古剑的两本书和一幅书法,还有他给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两组小说,也请舒非通知古剑。汪先生还托舒非在香港帮他买了一架照相机,钱也是由舒非代垫的。可见汪先生托舒非办事非常放心,而舒非也总是把汪老所交之事办得妥妥当当的。然而有趣的是,我曾问过舒非这几件事,意想不到的,舒非竟感到非常疑惑:“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幸亏汪老在给古剑的信中说了这几件事,否则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对于汪老的文字、汪老的深情,她却永难忘怀,总是记得那么清晰、那么真切!

1994年,汪曾祺与舒非有一次愉快的合作。应香港三联书店之请,汪老为三联选编了《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一书。沈从文是汪曾祺的恩师,汪先生自然乐而为之。考虑到中学生这个读者群体,汪老于沈从文先生的大量作品中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边城》《牛》《丈夫》和《贵生》,同时写了前言、题解、注释和赏析。这一本书汪先生可谓是全力以赴,尽管他是个大才子,又是沈从文的得意高足,也有过中学教师的经历,但写这种模式的作品并非手到擒来、驾轻就熟。由于香港的中学生大多对内地的历史、现实和文学都不甚了解,汪曾祺行文则必须要做到突出重点、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在《汪曾祺全集》中,有汪先生关于撰写此书给舒非的三封信。7月15日的信,要求将交稿日期从6月30日放宽至7月15日,因他近期比较忙。对舒非提出的建议在正文外加“题解”“注释”和“赏析”表示赞同,并写了一个“前言”寄交舒非,且诙谐地说:“以示我并不是把你指令之事不放在心上也!”7月17日,汪先生把已写好的《边城》《丈夫》《牛》寄舒非。7月19日,汪先生将《贵生》一稿寄舒非,信

末还不失风度地向责任编辑自我表扬了一番:“北京今年奇热,又闷,你的这本书真是让我出了不少汗。文章不好,其志可嘉。一笑!”可以说,汪曾祺对沈从文其人其文的解读,是对老师文学价值的发掘与提升。2017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可见它在香港还是得到年轻读者认可的。作为责编的舒非亦付出了心血,功不可没。

汪曾祺与舒非的文字因缘,来自他们的文化认同和相互欣赏。汪先生之所以对舒非的两篇文章赞誉有加,并非出于礼貌或鼓励,而是舒非之文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妙也。如写汪曾祺的“笑”就很生动、传神: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至于汪曾祺普普通通的相貌,也被她的生花妙笔形容得很美,颇有魅力:汪老今年六十有七(一九二〇年出生),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小。虽然双鬓凝霜,但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和与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两道浓眉,时时显现出活力和睿智。正如诗人顾城所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以至王蒙在看了《侧写》后,见到汪曾祺便说:“你的眼睛这么漂亮吗?我要仔细看看。”

譬如她说“汪老是扎根很深的中国作家,他比一般人更深爱着民族的传统、神髓和精华”,这也源于她对汪老人品、作品的充分了解和深刻理解。汪曾祺曾赞扬李国涛写他的一篇评论文章,“在所有评论我的文章中是最好的一篇。我的儿媳问我:‘爸,这人是不是把你捉摸透了?’我说:‘是的。’”谓舒非之文把汪先生给捉摸透了,似亦可也!

汪曾祺与舒非文字结因缘,相看两不厌。汪曾祺固然是一位文学大家,可亲可爱的老头儿,舒非也不是等闲之辈,可谓是香港文坛上的佼佼者,是一位有情有义的才女。舒非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也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她的诗集《蚕痴》收有六十多首诗,其中有的诗句被誉为爱情金句而被评论家所赞叹,当然,更赢得年轻人欣赏。她所写的《忆也斯》《香港“奇笔”李碧华》《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琐忆丁玲》《心美的人不老》(注:写张兆和)这些写人物的散文别具风味,意趣隽永。《顾城和谢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王充闾认为她的散文“清新俊逸,鲜活灵动,生活气息浓郁”,此非谀词也!而经她之手出版的好书则更多矣——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刘再复《红楼梦梦悟》,杨绛《杂忆与杂写》,王充闾《沧浪之水》……此外,她还参与主编了《管见——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文学评论集》《天韵——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诗歌选集》《香港小说散文赏析》等,可见她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文学才华之非凡也!

1992年中秋,舒非在“月亮特别大”的汪老家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国传统佳节,这可能是汪老出名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外人”在他家过中秋节。那天。汪老送了她一幅墨荷的画,还钤上一方印:岭上多白云。

2021年下半年,我为了编辑《女作家笔下的汪曾祺》,经徐强教授联系,与舒非互加了微信。舒非不但爽快地授权同意我转载《侧写》,并应请发送给我《做客》的电子版和汪老1993年1月9日给她一信手迹的复印件。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做客》文后的一个补记:

那年在汪老家过中秋,在开心愉悦的聊天过程中,突然讲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当汪太太问我子女的情况之时,我如实告知我的儿子是自闭症患者。那时候内地还没有什么自闭症的概念,两位老人一再询问病情,当知道这是不治之症时,大家都沉默了。那一刻我看到汪老的眼神,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眼神——很忧伤很无奈的眼神。所有的同情、关切、心疼、遗憾,全写在那双聪颖睿智的眼睛里,我望着如此凝重的眼神,心中悸动,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为我担忧,我何德何能啊!我被深深打动,鼻子一酸,差点滚下热泪……

这样以心会心的文字因缘,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是汪老之幸,舒非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我请舒非给《女作家笔下的汪曾祺》写几句,她只写了一句: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将永远滋养万千读者的心灵。

视点·视角·视野

□ 黄士民

近日,高邮老乡、电影导演夏咏做客央视电影频道,点评系列电影《黑衣人4》。在主持人马凡舒介绍相关剧情后,夏咏从一个导演的角度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独特看法。他觉得影片导演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部全球商业电影里做到了真实的自我表达。这部电影从商业票房来说不够成功,从《黑衣人》系列的影迷角度来说,不能满足他们对于《黑衣人》的期许,但是从导演角度来说,却让加里导演成功回归自己,他在这部电影里表达了自己的喜好、个性,以及自己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一番点评既有专业的技术含量,又不乏思维的深度,展现了电影导演评电影的独到之处。

夏咏是央视电影频道的常客,这些年经常出现在该频道的“佳片有约”等栏目,先后参与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索尔之子》《美国队长3》《赫拉克勒斯》等众多影片的点评,以导演的目光说电影、评电影,让我们在他专业而独到的影评中,感受不一样的视点、视角、视野。

独特的视点。在评论1974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夏咏提出世间万物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中间地带的独到观点;在其后点评2017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对导演放弃先前认知,完成创作思想蜕变,实现影片主旨的完整表达给予充分认可,对种族歧视的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他善于从影片导演风格、演员表演、角色意义、影片内涵等方面分析细节,阐释观点,既有专业的艺术剖析,又有通俗直白的点评,深入浅出,丝丝入扣。

专业的视角。在点评《宙斯之子》这部取材于希腊神话的影片时,夏咏提

出神话的演绎精彩在于其有价值的生命意义,体使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中,让人的基因魅力发扬光大,引起观众共鸣,从而看到自身的力量。专业角度的“神话解构”,强调了人的作用,体现了成熟的文化表达,进一步阐明理性与情感、理念与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观众对影片的深度理解提供了目标清晰的路径,有理有据,有张有弛。在点评《索尔之子》时,他认为背景化的处理、个性化的表现是其艺术手法的成功之处,擅长运用镜头的变幻营造视角空间的想象,而对片中人物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的解读,让人理解阅读是自我构建世界的一种方式,像一股清流打动观众。夏咏还注重从影片重要桥段中捕捉精彩画面和人文表达,解析层次分明,引人入胜,让观众从又一种视角感悟影片丰富的内涵。

开阔的视野。夏咏在点评电影《演员》时,以十分虔诚的态度认真表达了一位年轻导演对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的敬仰之情、敬重之心。他深情地说:《演员》的吸引不是一般商业片叙事所谓的强情节,也不是叙事技巧所谓的设钩子,它吸引观众的是影片传递出的演员的精神、情感、追求。他对新中国22位电影明星表达深深敬意,特别对根在高邮的秦怡老师90多岁仍在为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发展而奋斗,充满了敬意。作为老乡,作为后生,作为中国电影队伍中的一员,夏咏对秦怡老师“超越生命的爱”钦佩不已,发出“一个演员的成功不在技巧,在于内心的真正修养”的真切感想,这和他 在影片《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导演手记里“心中有火,眼里有光”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登高望远,视野开阔。

人民的公园

□ 王俊坤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1886年,在中国无锡。几位绅士将自家的园林献出来,拼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叫“公字园”。“公字园”已经坚持了100余年,现仍存在。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之园。有三个创园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然领先。其一,不收门票,纯公益。其二,不设门槛,只要是公民均可进入。其三,靠近群众,设在群众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很远的郊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虽然有丰富的园林文化,所谓北雄南秀,但均是皇家和达官权贵的私人园林。要说公园,公众共享的园林,古时是没有的,只在近代才出现。“人民公园”的理念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公园”的概念在我国是开放国门的产物,也是民主觉醒的产物。严格说来,几乎是清末民国初年的新生事物。

公园应该是一个舶来品。国外是有很多公园的,供大众游览休闲。还有大型的国家公园,几乎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比如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我国现在也有了第一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这是很令人振奋的。可惜,该园对公众是不开放的,主要起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名字称为公园的一般是不收门票的,“人民公园”更是如此。比如,我们小时候去过的许多地方的人民公园,从来就没收过门票。杭州的公园是不收门票的,有的地方的公园原先不收门票,后来改称什么景区,也就收门票了,有的票价还较高。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凡是冠以“人民公园”的,不应收门票。因为这个资源本来就是人民的,向人民收门票有何道理呢?

有一种理念近年来很流行,就是将城市建在公园里。这应该是不错的。

其核心的要义是宜居美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广场多起来,公园多起来。这是好事,公园里的城市,城市里的公园,将城市建在公园里是不错的,这是未来的方向。

许多公园是有主题的,即所谓主题公园。将要宣传的意旨突出化、鲜明化,这没有什么不好。需要什么,就添加什么。有时候一个公园承载多个主题的宣传功能。有的时代感很是强烈。这是很现实的,一园多用。这也是中国特色。

高邮城区的公园历史内涵就十分丰厚。位于县衙后面的公园,前身应该是州衙的大花园。清末民初改名为“众乐园”,这很有些民主共乐的成分。此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更名为烈士陵园。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作“人民公园”。近年,随着抗日战争史料的发掘和补充,认定1945年底的解放高邮战役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现改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文化园,成为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我是伴随着高邮“人民公园”成长的,从读小学直到工作退休,城区都有个“人民公园”。这是大众的乐园,可以休闲,也可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读小学、中学时,每年都要到公园祭扫烈士墓,而且要写作文的。有些词语一辈子都忘不掉,比如,在那战火纷飞年代,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还有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周山、李健、周奋、狄奔等等,这些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根。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好的,而且是应该的。

时代在发展,公园将会越来越多。这既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民追求美好的必然。我期盼在公园越来越多的未来,始终还冠以“人民”二字。如此,极好。